

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立



5.主动提供中共急需而重要的军事情报

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与吴石联系的秘密联系点安排在何遂寓所。何遂寓所位于上海愚园路,其门牌号为俭德坊2号,是一幢有围墙院落三层西式小楼,何遂夫妇与儿子何康一家住在一起。何遂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素以交游广泛知名。何遂身上的金字招牌,为开展地下斗争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在上海解放前,主要以此为联络点,由张执一和何康与吴石联系。在这里,张执一与吴石有过多次单独会面。通过接触,吴石对中共的信任日益加深,也答应为我党做工作,主动提供中共急需而重要的军事情报。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之一。是中国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团结抗日,在抗日战争时期组成的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吴石是其中积极而出色的一员。

通过民联,吴石成为吴克坚系统的重要情报关系。历史上出神入化的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中共在南京、上海建立的一个情报组织,由中共在延安的中情部直接领导。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找在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吴克坚谈话,要他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地带,继续做党的地下情报组织、领导工作。李克农说:“我管的这摊事,货架上现在是空空的,全靠你们去拿东西来。国民党那儿,有许多空子可钻,你是很有经验的。”

吴克坚于1945年10月随周恩来到重庆,1946年径赴上海。吴石常常住在上海陕西北路669号民联成员吴长芝夫妇家里。得到情报后,由吴长芝随即送到南昌路善庆坊吴艺五家里,再由吴交给当时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吴克坚。

1948年初,具有反蒋意愿的伪福建省教育厅厅长李黎洲在上海见到好友吴石,两人一拍即合。经吴石、吴艺五介绍,在上海参加

民联组织,在寓所与陈铭枢等商讨在福建省反蒋计划。李认为,必须取得社会上合法地位,才好掩护地下工作。返回福州,准备竞选立法委员。这时,刘通返闽竞选立法委委员,李黎洲将原有竞选班底悉数帮助刘通,结果,刘通当选为立法委员,李黎洲被选为监察委员,一起进入国民党政权的权力机关。

1948年,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抗战时在盟军总部任翻译的张今铎是吴仲禧发展的关系。张今铎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撰写多篇分析内战形势的军事论文,揭露蒋军失败之经过甚详。在当时许多进步书刊被迫停止出版的情况下,这些论文很受读者欢迎,《观察》销路大增。估计张是根据新华社新闻结合他与军界上层的交往中得到资料写出来的。此事引起蒋介石注意,下令查封《观察》,追究主编和作者。储安平出走,在搜查中发现,所有稿纸是国防部史料局的稿纸,又找不到涉嫌对象。国民党特工人员要史料局工作人员写字对笔迹,事情就被张扬。吴石把这一情况告诉吴仲禧,吴仲禧即通知张今铎出走香港。张今铎在唐宝璋等进步人士帮助下安全抵港,躲过搜查。

1949年初,沈向奎调任新军军长,进驻福州。沈向奎是原四十九师张贞部的团长,与李黎洲同为张贞部属,与吴石也认识。吴石利用与沈有留学日本的关系,与许显时、李黎洲等与沈进行接触,动之以情,晓以大义,动员其反正。虽沈部不久即调往闽南,未能如期进行阵前起义。事后沈军部的一部分弃暗投明,与先期所做工作是不无影响的。

1948年春夏之交,在南京、上海的福建同乡发起拥戴吴石出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活动。这一活动的幕后策划人是吴艺五。

与吴石交情深厚的吴艺五,少年时代参加同盟会,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曾任连长、团长、副官长等职。1913年随李烈钧、方声涛起义于江西湖口,失败后赴日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在福州创办《中华新报》。是年冬,参加滇省起义,以后随军入桂转战桂粤。1927年以后在福建任国民党福建水上警察局长、军事厅参谋长及军事委员会参议,在福建军事厅任职时与吴石有往来,私谊甚深。

30.历史出现惊人重复

伍诗中一下子忙起来,葛总去住院,报社的杂事潮水般向他涌来。老天也跟他过不去,葛总住院第二天,报社就出了一件大事——职工食堂竟发生食物中毒事件,有几十人被送到了市一医院急救!

伍诗中当即召集领导层分工:一位负责上报市防疫站,陪同防疫人员检查食堂仓库、生料来路和菜肴留样,查找食物中毒原因;另一位负责向市里报告,并留守报社应付其他事项。他自己,饭都顾不上吃一口,飞车去了市一医院。他一边看望病人,一边联络葛长江,准备汇报情况。可葛长江手机关着,病房电话也接不进。原来医院有交代:除省市领导外,任何人都都不准打扰。

实际上,葛长江早就得知报社发生食物中毒的事情了。他身边还有一只手机,文体部赵云会把报社一切风吹草动都告诉他。食堂出事后半小时,赵云就将此事报告了葛长江。葛长江站到病房窗下,看着一辆辆救护车来回飞驰,警报声响彻市区上空,脸上的表情甚为复杂……

尽管伍诗中要求市里协调,请各媒体对此次事件暂时不作报道,但第二天还是有一家报纸登出了江海日报食堂发生食物中毒的消息。这家报纸正是《江海日报》的竞争对手——《新早报》。伍诗中很生气,立即把钟雨清叫到办公室,指着《新早报》上的消息说:“你在《新早报》有很多朋友,去打听一下,《新早报》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连市里招呼都不听?”钟雨清当天就摸清了情况,回来向伍诗中汇报:《新早报》发稿时,还没有收到市里通知。他还向伍诗中报告了另一个重要情况——《新早报》也获悉了“天峰”球员嫖娼的事,可能会赶在他们前头发出新闻。

伍诗中问:“情况确切吗?”钟雨清说:“我已经看到《新早报》的清样了,篇幅不长……”伍诗中问:“问题不在乎长不长……你那预案做好了没?”钟雨清拿出几页纸递到他面前。伍诗中扫了几眼,低眉陷入沉思。

这时候电话铃突然响起来。伍诗中拿起电话,原来是主管部门一位领导来询问报社

食物中毒的事情。伍诗中一五一十作了汇报,几次重复说明:总编葛长江不在报社,是自己的严重失职导致这次事故,请求上级给予处分。整整十分钟时间里,伍诗中紧紧拿着电话,不断地做着自我批评。钟雨清在旁看了,心里又佩服又难过。

挂了电话,伍诗中像个老运动员跑完了长距离赛一样,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他打开一包烟,给了钟雨清一支,自己也点起一支,说:“雨清,你也看见了,食堂弄出这么一档子事来,情况真是糟透了。你那篇稿子我真是不敢发了,就是要发,也得等葛总回来拿主意。”

钟雨清心有不甘,看着伍诗中疲惫的脸色说:“前些天您还对稿子作过中肯的评价,怎么现在就退步了呢?你还记得半年前的那件事吗?”伍诗中问:“哪件事?”钟雨清说:“‘万登事件’您也忘了?那时《新早报》揭露了万登房地产商的黑幕,省里市里一时洛阳纸贵,市民都买不到《新早报》,连报贩子也进不着《新早报》。您和葛总还都严厉批评我们,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缺乏社会责任感,也缺乏新闻灵敏度,让别的媒体抢了先机。

现在,历史出现了惊人重复,又一个重大的新闻苗头出现在我们面前。难道您愿意在‘天峰’事件上再次落在人家后面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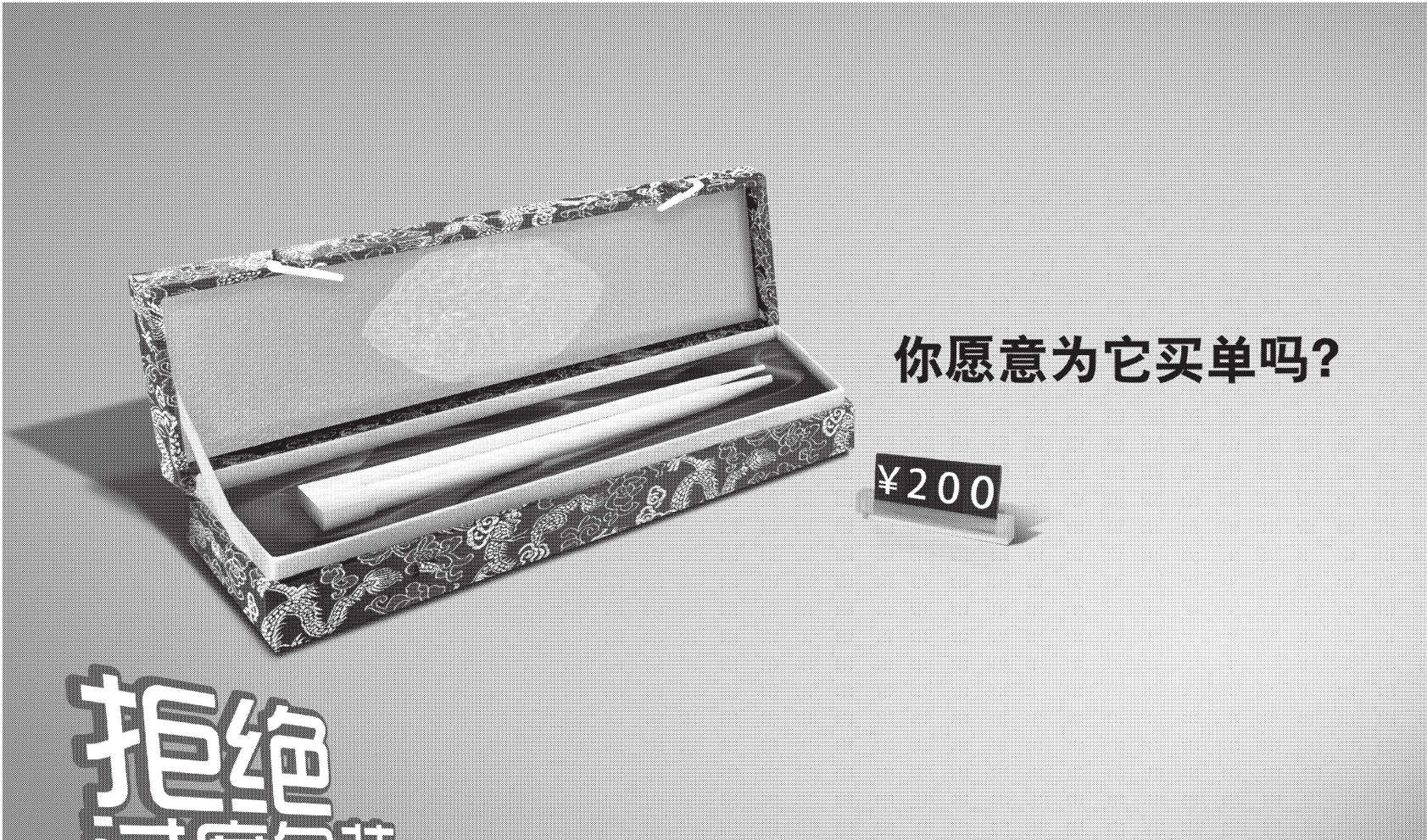
伍诗中目光一跳,但他不愿意让钟雨清发现。他转过身去,打开书橱,取出一本书,目光扫了几行,不回头地说:“你说完了没有?”

钟雨清说:“还有两句话,说完就完了。第一句话,前阵子您说,您很想发我的稿子,因为葛总拿捏着,没办法;现在葛总住院了,您有权发了,我还在前面顶着枪子儿,要是现在您还不作出决定,将来您不会后悔吗?”伍诗中听到这里,不耐烦地朝门口方向挥了挥手。钟雨清又掏出录音笔,放在桌上,说:“还有一句话:这些年来,我一直把您当作我的老师和兄长,有件事我不想再瞒您了:‘天峰’俱乐部的老板高之龙,要用20万元来收买我的这篇稿子。这支录音笔里,就是当时高之龙跟我谈交易的录音。”

伍诗中睁开眼,吃惊地看着录音笔,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彭瑞高

雪从一九七零年下起



你愿意为它买单吗?

¥200

拒绝
过度包装
科学消费 绿色消费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